

# 漢語隱性主語的結構與功能

徐富美  
元智大學, 台灣

王品\*  
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

## 摘要

漢語使用隱性主語是很常見的一種語言表達方式, 無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及漢語方言皆然。本文從系統功能語言學視角探討漢語隱性主語的結構與功能, 主要討論現代漢語隱性主語的結構特徵, 以及由該結構特徵所體現的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謀篇功能等三大元功能。本文討論的漢語主語不是語氣結構中的成分, 而是一般語法概念。研究表明: 在概念方面, 隱性主語所指稱的是隱性施事, 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都有; 在人際方面, 隱性主語開拓了說話者與受話者之間的協商空間; 在謀篇方面, 隱性主語使可知信息主位化, 實現邏輯銜接。本文所討論漢語隱性主語的結構與功能, 有助於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對漢語隱性主語有進一步的掌握與學習成效。

## 關鍵詞

隱性主語, 漢語, 結構, 功能, 系統功能語言學

## 1. 前言

在漢語許多語言特點當中, 隱性成分是其中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漢語這種隱性成分特點對母語為其他語言的漢語學習者來說, 往往造成理解或學習上的困難, 歷來引起不少關注與討論。學術界對漢語隱性成分有比較多討論的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生成語法所談的空語類 (Empty Categories), 主要討論名詞性成分, 分為空主語和空賓語兩種。如沈陽 (1994) 所舉例如下:

(1a) 那件衣服他洗了  $\Phi$ 。<sup>1</sup>

(1b)  $\Phi$  洗衣服呢。

(1c) 他打算  $\Phi$  洗衣服。

(1a) 的隱性成分「 $\Phi$ 」回指前面主題「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本來在「洗了」後面, 移位到主題的位置。沈陽稱為「移位型」。(1b) 有某個主語譬如「他」, 在一定語境條件下掉落了, 這個主語往往可以補出顯性成分「他」, 沈陽稱為「省略型」。(1c) 則不能補出顯性形式「\*他打算他洗衣服」, 沈陽稱為「隱含型」。

---

\* 通訊作者。聯繫電郵: [wangpin@sjtu.edu.cn](mailto:wangpin@sjtu.edu.cn)

另一類是話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所談的零形回指 (zero anaphor), 主要討論第三稱代詞的回指情形。如陳平 (1987) 從語篇角度討論零形回指。其所舉例如下:

(2) 唐明德 *i* 驚慌地往外跑,  $\Phi$  *i* 撞到一個大漢的身上, 他 *i* 看清了那人的眉眼,  $\Phi$  *i* 認出那人是誰。

例 (2) 有 4 個小句。第三小句代詞「他」以及第二和第四小句的隱性成分「 $\Phi$ 」, 都回指第一小句的名詞組「唐明德」。

本文討論的隱性主語與上述所說類型不同。本文所討論的是像下面這樣的例子:<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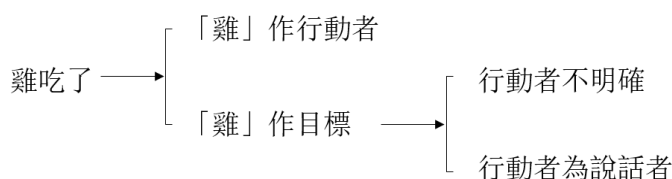
(3) 大學的時候很混。老師的上課,  $\Phi$  也很少在聽。

例子 (3) 「很少在聽」的主事者不是「老師的上課」, 這個主事者是說話者「我」, 作為隱性成分沒有出現, 但在語言表達上有其意義。

漢語這種例子很多。徐富美 (2007、2011、2013、2014、2016、2017、2018) 指出這種隱性主語不限於現代漢語, 古代漢語及漢語方言的情況也都比比皆是。Huang (1984、1989) 認為漢語是一種「代語脫落」(pro-drop) 語言, 因為漢語的主語在限定句中可以脫落。Huang 並認為英語是一種熱語言 (hot language); 而漢語是一種冷語言 (cool language), 需要受話者的參與。受話者需要根據語境或世界知識來做出推斷, 才能理解說話者的意思。

那麼, 像「雞吃了」這種句式就有歧義現象。從系統功能語言學概念功能的視角來看, 「雞吃了」這個物質過程小句可能有幾種不同的解釋。第一, 「雞」充當「行動者」(Actor), 吃了什麼東西。第二, 「雞」作為「目標」(Goal), 「吃」這個過程作用在雞身上。「雞」作為「目標」進而又有兩種意義: 一種是小句相當於「雞被吃了」, 表示被動意義的「被」字省略, 雞被誰吃了需要根據上下文來判斷。另外一種解釋是, 雞被說話人吃了, 但說話人並不將「我」明確講出來。圖 1 的系統網絡表明以上三種不同解釋。

圖 1. 「雞吃了」的三種意義



本文關注第三種解釋, 這種說話者作為主語但使用隱性形式的現象在漢語裡十分常見。龍日金、彭宣維 (2012: 166) 提出, 漢語小句可以有直接參與者和「隱沒施動者」, 如「蘋果 [我] 吃了」。本文探討的正是這一種情況。我們認為, 賓語提前作為有標記主位, 正是由隱性主語的使用而形成的結構。

「主語」這一概念在英語功能語法中是人際功能方面的語氣系統中的一個成分, 負責體現英語小句的語氣 (Martin et al., 2010;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討論的漢語主語不是語氣結構中的成分, 而是一般語法概念。彭宣維 (2007) 提出漢語主語不限於人際性。彭宣維 (2016) 具體說明漢語的主語是底層及物性 (transitivity) 語義關係中的主要參與者在語法形式層面的體現, 與印歐語主語同質。

漢語這種十分常見的隱性主語情況，值得進一步釐清其結構及功能。本文以系統功能語言學視角探討漢語中隱性主語的結構與功能，下面分別探討隱性主語的概念（ideational）、人際（interpersonal）及謀篇（textual）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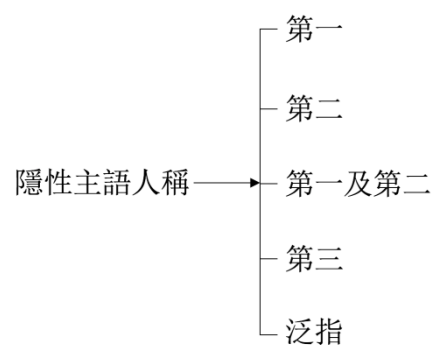
## 2. 漢語隱性主語的概念功能

Halliday 創始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提出語言的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即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謀篇功能。概念功能又可以進一步分為經驗（experiential）功能和邏輯（logical）功能。經驗功能主要由「及物性」（transitivity）和「語態」（voice）系統體現。系統功能語法認為英語的及物性系統中有六種主要的過程類型：物質（material）過程、心理（mental）過程、關係（relational）過程、行為（behavioural）過程、言語（verbal）過程和存在（existential）過程（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Halliday & McDonald（2004）認為除行為過程外，其餘五種過程類型也適用於漢語。下面 2.1 小節討論漢語隱性主語涉及的指稱類型；2.2 小節討論語態（voice）。

### 2.1 隱性主語涉及的指稱類型

從概念功能方面看，本文所討論的隱性主語實際充當及物性系統中的主要參與者，如物質過程的「行動者」（Actor）、心理過程的「感知者」（Senser）等等。漢語隱性主語根據語境選擇指代對象，共有五種選擇，即第一人稱（指稱說話者）、第二人稱（指稱受話者）、第一及第二人稱（同時指稱說話者和受話者）、第三人稱（指稱說話者和受話者以外的人）以及泛指（指稱大家），如圖 2 所示。這些選擇是從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中得來的。

圖 2. 隱性主語人稱系統



本文所探討的行動者指稱，可以表第一人稱（指稱說話者）、表第二人稱（指稱受話者），表第一人稱及第一人稱（指稱說話者及受話者）、表第三人稱（指稱他人），以及表泛指等五種類型。例子分別如下所示。

#### 2.1.1 隱性主語表第一人稱

據我們的觀察，漢語表第一人稱的隱性主語很多，尤其是在對話語篇當中。這種句子除了使用隱性主語之外，也往往出現受話者「你」。如：

- (4) 你家師兄 Φ 先借一下。
- (5) 你的話 Φ 會牢牢記住。
- (6) 你那天 Φ 背起來，還蠻重的。
- (7) 你這麼忙，Φ 還跑來打擾，真是不好意思。
- (8) 人 Φ 幫你叫來了。

沒有出現「你」的例子也不少。如下面例子：

- (9) 冰箱裡的雞 Φ 已經把它扔掉了，因為已經不新鮮了。
- (10) 新郎 Φ 沒看到人。
- (11) 他 Φ 很難相信酒品。
- (12) 他這個人，Φ 連碰都不敢碰。
- (13) 汽水 Φ 不想喝了。

在較長的語篇中也很常出現。如：

- (14) 實驗計畫不是做三個月就結束了。因為這蟲子（秋行軍蟲）Φ 還不懂嘛，至少要一年性的（計畫）。

### 2.1.2 隱性主語表第二人稱

祈使句往往省略第二人稱是語言普遍現象。而漢語祈使句除了省略第二人稱之外，前面有名詞性成分的情況也很常見。如：

- (15) 地板 Φ 不要擦了。
- (16) 媽的話，Φ 聽聽就好。
- (17) 這個蘋果 Φ 一定要吃。

在非祈使句的句子中也會出現。如：

- (18) 樓下的客人，Φ 應付得不錯。
- (19) 粽子 Φ 就只知道吃。

在較長的句子中也很常見。如：

- (20) 我一向都知道你，不熟悉的狗，Φ 不隨便摸牠。
- (21) 你嘛真好笑，做墓做那麼久了，生死 Φ 還看不開。

### 2.1.3 隱性主語兼表第一及第二人稱

話語中也很常見同時兼表第一及第二人稱的情形，往往表示說話者與受話者相同看法或同在立場。例子如下：

- (22) 這件事 Φ 一起加油囉。  
 (23) 他 Φ 看起來很累，你還是別吵他。  
 (24) 這個機會 Φ 好好把握。  
 (25) 手機 Φ 拿來玩的。  
 (26) 所有人事物 Φ 皆看到光明面。

#### 2.1.4 隱性主語表泛指

隱性主語也可以表示泛指，這個主事者沒有針對性，具有普遍性評價，表達普遍看法。如：

- (27) 家庭垃圾 Φ 不要拿到公園放，垃圾 Φ 不亂丟，Φ 有公德心。  
 (28) 汽車 Φ 看引擎。  
 (29) 台北 Φ 可以逛故宮啊！  
 (30) 他的畫馬 Φ 也認為是一絕。  
 (31) 國家 Φ 相信是會興旺的。

上面例子 (27-31) 的行動者不限定是某人，而是表泛指。龍日金、彭宣維 (2012) 談到漢語有隱性參與者，按徐富美 (2017) 說法，還有指稱上的意義潛勢，包括說話者，受話者，說話者加受話者，以及泛指等幾種可能指稱。

#### 2.1.5 隱性主語表第三人稱

漢語隱性主語表第三人稱的隱性主語也很多。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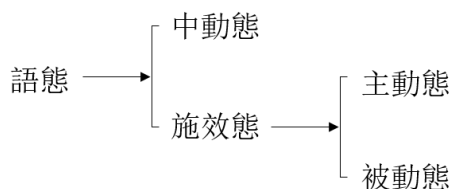
- (32) 飯 (媽媽) 已經做好了，快來吃。(兒子叫爸爸吃飯)  
 (33) 小孩出門 (父母) 總是不放心，叮嚀這，叮嚀那的。  
 (34) 上一節 (老師) 剛點過名。

這樣的例子很多，主要是語境提供理解，主語就可以不出現。

## 2.2 語態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349–350) 在英語小句的作格 (ergative) 分析法中將語態分為施效態 (effective voice) 和中動態 (middle voice)，施效態又進一步分為主動態和被動態。系統網絡如圖 3 所示。

圖 3. 語態系統網絡



漢語中帶有隱性主語的小句和 Halliday 模式中的中動態不同，中動態小句只包含一個參與者，而本文所說具有隱性主語結構的小句則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參與者。例 (35) 和 (36) 是英語作格分析法中的施效態。

(35) John opened the door.

(36) John broke the window.

英語的中動態例子如下：

(37) The door opened.

(38) The window broke.

例 (37) 和 (38) 作為中動態小句只含有一個參與者，而漢語含有隱性主語結構的小句本質上則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參與者。

含有隱性主語結構的小句也不是被動態，其形式上沒有被動標記，且意義也不是被動的。漢語含有隱性主語結構的小句是主動態的。漢語中的被動結構常常表達一種不幸或不情願的意義基調，因此在漢語中，除非絕對必要，被動態一般不常使用。而與此相反，英語中的被動態使用十分常見，也並不含有消極意味。徐富美、蔡英俊 (2012: 92) 認為，英語的被動句譯為漢語時，可以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使用明確的被動標記，如「被」、「給」、「受」，但另一種更加常見的譯法是省略被動標記。如例 (39-42) 的四組例句所示。

(39a) This task must be fulfilled in time.

(39b) 這個任務必須按時完成。

(40a) Every minute should be made good use of.

(40b) 每一分鐘都要很好地利用。

(41a) Children should be taught to speak the truth.

(41b) 應該教育兒童講老實話。

(42a) The resolution has been unanimously adopted.

(42b) 決議一致通過了。

### 3. 漢語隱性主語的人際功能

漢語的隱性主語還在人際功能方面發揮作用，拓展說話者和受話者之間的協商空間。

#### 3.1 語氣

含有隱性主語的漢語小句是由語境驅動的，因此，話語中的隱性主語究竟指代何者也與語境密不可分。根據上圖 2 所說，漢語的隱性主語有五種意義潛勢：(1) 僅指說話者「我」；(2) 指說話者和受話者雙方「你和我」；(3) 僅指受話者「你」；(4) 僅指說話者和受話者以外的人；(5) 泛指，即包括說話者在內的人群。隱性主語調節話語中說話者與受話者之間的協商空間，體現了人際功能。

在確定隱性主語在話語中的實際所指過程中，語氣系統起到關鍵作用。英語小句的語氣依賴主語和限定語 (Finite) 的有無和排序來決定，而漢語不具有英語那樣的限定語，主語也不是必不可少的成分。本文討論的隱性主語結構在陳述、祈使和疑問小句中均可出現。例(43)–(45)分別是陳述、祈使和疑問語氣的小句：

(43) 怎麼媳婦  $\Phi$  也都沒有看到她在拖地。

(44) 樓下的客人  $\Phi$  應付一下吧。

(45) 書  $\Phi$  讀完了嗎？

例(43)中，使用顯性的主語「我們」或隱性主語都可以接受。例(44)中，隱性主語指代受話者，或說話者和受話者雙方。例(45)中，隱性主語指代受話者。

### 3.2 隱性主語的協商空間

Martin (1992: 461) 認為，在英語中，主語是小句中對物品交換和服務達成負責的成分，是命題 (proposition) 和提議 (proposal) 協商的核心，為語氣負責，在小句中具有比補語 (Complement) 和附加語 (Adjunct) 等其他成分更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在漢語中也有一些類似。即使主語隱去，仍然在小句中起到關鍵作用。如上文例(20)及(22)，受話者或說話者和受話者雙方為命題的語氣負責。

主語成分儘管重要，但在漢語小句中還是常常隱去。既然漢語中存在主語的顯性形式，為何還要使用隱性主語呢？我們認為，使用隱性主語的小句在說話者和受話者之間引發了「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按照 Traugott 對主體間性的闡釋：

主體間性是說話者 (/ 作者) 對受話者 (/ 讀者) 「自我」的關注的外在表達，這種表達既是認識意義上的(關注受話者 (/ 讀者) 對話語內容可能具有的態度)，也是社會意義上的(關注受話者 (/ 讀者) 與社會地位和身份相關的「顏面」或「形象需求」)。(Traugott, 2003: 128)

主題間性是指說話者和受話者雙方基於共同的經驗來尋求思想或關係的一致。這裡說話者協商的意圖由隱性主語來承擔；徐富美 (2013: 72-72) 提到，使用隱性主語的小句為話語增加了更多協商的空間；隱性主語引發人際功能。主語的顯性或隱性使用可以形成對比，文中舉下例(46)。

(46a) 你家師兄我先借一下。 (顯性主語「我」)

(46b) 你家師兄我們先借一下。 (顯性主語「我們」)

(46c) 你家師兄  $\Phi$  先借一下。 (隱性主語)

例(46)是由說話者向受話者提出的提議，要請受話者的丈夫幫忙做一件事情。(46a)十分明確受話者應提供這項服務，命令直截了當。體現出對命題負責的一方是說話者，該小句的禮貌程度也最低。(46b)將說話者也包括在內，說話者也同時是該項服務潛在的提供者，禮貌程度有所提升。體現的是一群人對命題負責，而非僅僅是說話者，因而這句話聽起來更加禮貌一些。受話者也可能包括在對命題負責的人群中，這種情況下，禮貌程度又進一步增加。(46c)

將解讀的選擇留給受話者，預留了更大的協商空間。沒有顯性主語，因此提供給受話者更多的協商空間。說話者期待受話者通過相關語境判斷出隱性主語的實際指代，也讓受話者自己決定在多大程度上自己也為命題負責。

使用隱性主語使小句表面上看來無需任何一方對提議負責，指稱不確定。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165) 提出英語祈使語氣明確使用主語 *you* 為有標記狀況，而將 *you* 隱去為無標記狀況。我們認為漢語也是類似，隱性主語在祈使語氣中也是無標記狀況；但和英語相比，漢語隱性主語的使用更為廣泛，時常擴展到陳述語氣和疑問語氣中，體現漢語獨有的人際意義。

#### 4. 隱性主語的謀篇功能

當小句中存在隱性主語時，動詞的賓語置於小句首位作為有標記主位。主語被隱去的同時，小句的賓語提前，作為有標記主位。謀篇功能是由三個相關的因素共同體現的，包括主位結構、信息結構和銜接。下面分別說明：

##### 4.1 主位結構

藉助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主位 (Theme) 概念，本文所說的「隱性主語」是指句子的賓語提前到有標記主位 (marked Theme) 的位置後，主語位置上隱去的成分。這是從謀篇功能的角度來說的。

關於主位結構，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88) 提出小句從傳遞信息的角度可以分為主位 (Theme) 和述位 (Rheme)。主位是小句信息的起點，是小句關切的主題。述位是小句信息的其餘部分。

上面例子 (3) 的主位結構分析見下表 1：

表 1. 隱性主語的主位結構分析

老師的上課	Φ	也很少在聽
主位	隱性主語	述位

「老師的上課」是主位 (theme)，「也很少在聽」是述位。有個隱性成分「Φ」表說話者作意義上「也很少在聽」的主語。隱性主語屬於述位部分。概念功能上，「老師的上課」是這個心理過程小句的「現象」，人際功能上是小句的補語。而在謀篇功能的主位結構上，「老師的上課」從無標記情況下的述位位置移到了小句起始的主位位置。含有隱性主語的漢語小句一個主要謀篇功能就是將賓語提前作為有標記主位。

這種含有隱性主語的小句，在譯成英文時，不能省略主語。必須譯為例 (47) 這種形式：

(47) As for the teacher's class, I rarely listen to it.

像例子 (47) 這種例子，漢語使用隱性主語則是十分常見的語言現象。

當這種結構將賓語提前為主位時，其他信息就放到了信息焦點的位置上。儘管信息結構和主位結構在展示話語信息方面彼此相關，但兩者也存在差別。小句的信息結構通常為「已知信息 + 新信息」，已知信息位於新信息之前，而信息焦點通常落在一個信息單位的最後一個詞項上。



在例(3)中,「老師的上課」是已知信息,「也很少在聽」是新信息,也是信息焦點。若沒有將賓語主位化,小句結構則是「也很少在聽老師的上課」,這時的信息焦點是「老師的上課」,與本例的信息焦點形成鮮明對照。

## 4.2 信息結構

含有隱性主語的漢語小句結構將主位化的賓語作為已知信息,剩餘的部分(述位)為新信息。正是由於使用了隱性主語,小句原先作為主位的部分才能被放置到述位中作為新信息。隱性主語在小句中也是已知信息,構建人際意義。

Chafe (1994) 觀察英語會話時發現,主語有 81% 是已知信息,但也有 19% 不是已知信息。Chafe 認為,主語並非一直都是已知信息,但一定是輕信息,因而提出輕主語制約 (light subject constraint) 這一概念。所謂「輕主語」是指主語所含信息都是輕度的信息。主語大部分是已知信息;如果不是已知 (given) 信息,那麼也是可辨識 (accessible) 的信息;或是雖然是新信息,卻也是無關緊要 (trivial) 的新信息。根據 Chafe 的研究,在 19% 非已知信息主語中,有 16% 是可辨識的信息,有 3% 是無關緊要的新信息。主語的輕信息列如下表 2:

表 2. 輕主語信息

類型	輕度信息	比例
1	不是新信息	已知信息 81%
2	輕主語	可辨識的信息 16%
3	新信息	無關緊要的信息 3%

換句話說,「輕主語制約」下的主語帶有輕信息,大部分是已知信息,偶有可識別信息,或是並不重要的新信息。

Erteschik-Shir (2007) 將信息結構分為主題 (topic) 和焦點 (focus),並把主題區分舊信息 (old information) 和已知信息 (given information) 兩種信息。舊信息是指在會話中已經提及的指稱對象;而已知信息則指聽話者頭腦中存在的指稱對象,或者是「聽者擁有的知識」。Erteschik-Shir 提出場景隱藏式主題 (implicit stage topics) 和恆常可知式主題 (permanently available topics) 兩種主題,都是未經先前話語提及的可知新信息。如下面例子:

(48) It's snowing.

(49) It's dark. The moon has disappeared.

例子(48)主題 It 是場景隱藏式可知信息,指句子當時的時空背景,也就是該話語的「此時此地」。該主題由語境決定,這種主題總是可知的,因為會話總是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例子(49)主題 The moon 則為恆常可知式可知信息。「月亮」(the moon) 在話語中首次提及,該主語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是隱沒的,自然不是舊信息,但卻是說話者和受話者都了解的可知信息。(Erteschik-Shir, 2007: 16-17) 我們認為,Erteschik-Shir 的場景隱藏式和恆常可知式的可知信息分別對應情景語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和文化語境 (context of culture)。換句話說,場景隱藏式的可知信息由情景語境提供,恆常可知式的可知信息則由文化語境提供。

我們把 Chafe (1994)、Erteschik-Shir (2007) 和我們的說法整理如下表 3:

表 3. 隱性主語信息

類型	Chafe (1994)	Erteschik-Shir (2007)	本文	
對象	主語	主題	隱性主語	
1	已知信息	舊信息	舊信息	
2	可辨識的信息	已知信息	場景隱藏式	情景語境
3	無關緊要的新信息		恆常可知式	文化語境

表 3 中 Chafe 的「可辨識的信息」和「無關緊要的新信息」對應 Erteschik-Shir 的「已知信息」，Chafe 的「主語」對應 Erteschik-Shir 所說的「主題」。我們統合二者而稍加調整。在我們的觀察，漢語隱性主語所表達的信息，往往是情景語境或文化語境所形成的可知信息。具體指稱為誰是可辨識的信息，這些信息由受話者在相關的語境中來推得和理解。

例如上面 (43) 之例「怎麼媳婦  $\Phi$  也都沒有看到她在拖地」，受訪者是一對年長的夫婦，所談論的對象是他們的媳婦。句子的隱性主語是指說話者「我們」，在前面並沒有出現，不是舊信息，但在他們敘說媳婦種種行為時，「我們」是可辨識的信息。又如下面例子：

(50) 他  $\Phi$  一直不逼，以後上不了好大學。

(50) 是一位父親擔心他的小孩。(50) 有兩個小句，第一個小句「一直不逼」的動作者是說話者，也就是父親自己。父親期許小孩能上好的大學，在此父親作為隱性主語，不必出現，這個訊息是可辨識的信息，在話語中不特別講出來，是不重要的新信息。

此外，漢語在對比句中也往往使用隱性主語，以凸顯其他成分的訊息焦點。下面例子我們用 (a-b) 作對比說明：

(51a) 我在學校教別人的小孩，居然自己的小孩  $\Phi$  教不會！（電視例）

(51b) 我在學校教別人的小孩，居然  $\Phi$  教不會自己的小孩！（對比例）

(52a) (煮菜)  $\Phi$  有問阿嬤，媽媽  $\Phi$  問了也沒用，因為媽媽不會。（電視例）

(52b) (煮菜)  $\Phi$  有問阿嬤， $\Phi$  問媽媽也沒用，因為媽媽不會。（對比例）

(53a) 參展皆大師級  $i$ ，那些人  $i$   $\Phi$  都覺得高高在上。（電視例）

(53b) 參展皆大師級  $i$ ， $\Phi$  都覺得那些人  $i$  高高在上。（對比例）

(a) 句與 (b) 句的意思有些微不同。(51b) 把「別人的小孩」和「自己的小孩」做對比，所凸顯的信息焦點是「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小孩」成為新信息。(51a) 的信息焦點是「教不會」，而「自己的小孩」則是可知信息。(52a) 與 (52b) 的意思也有些微不同。例子 (52b) 有三個小句。其中第二個小句的「媽媽」是新信息，第三個小句的「媽媽」則成為舊信息。而 (52a) 第二個小句的「媽媽」雖然第一次出現，但為可知信息。一般常情來說，女兒的煮菜手藝來自母親，而非祖母。因此這裡的「媽媽」是可知信息。(53a) 與 (53b) 也是一樣。(53b) 有兩個小句。第一個小句的「大師級」是新信息，「那些人」也是新信息。而 (53a) 第一個小句的「大師級」是新信息，而「那些人」則是前面已經提過的舊信息。不只如此，(53a) 中的隱性主語「 $\Phi$ 」表達可知信息，語氣不強；但 (53b) 的隱性主語「 $\Phi$ 」雖也表達可知信息，但「 $\Phi$ 」的意涵比較凸顯比較強。在這些話語中，不需要出現許多說話者「我」的語詞。這除了要避免冗贅，也避免凸顯已知信息說話者「我」成為信息焦點。

隱性主語是漢語的特色用法，不只體現了說話者和受話者與話語在「此時此地」（即情景語境）的互動關係，而且其「在場但不顯現」也作為文化語境的一部分，由漢語社群的人們作

為共同知識而共同擁有。漢語使用者習慣於通過隱性主語建立互動關係，隱性主語是漢語使用者構建某種世界經驗時採用的一種語言結構特徵。

### 4.3 零指稱的銜接

隱性主語體現的指稱方式同樣實現了銜接。Halliday & Hasan (1976, 1985) 從詞彙和語法的角度系統闡述了英語的銜接問題。胡壯麟(1994)在 Halliday & Hasan 對詞彙語法的討論基礎上，將銜接進一步延伸至音系和語篇層面，並探討了漢語的銜接問題。胡壯麟在談及指稱時，除了講到指稱關係、指稱類型和指稱方式外，還專闢一節討論「零式指稱」，認為零式指稱在漢語中十分常見。下面是引自胡壯麟 (1994: 66) 的現代漢語例子（下劃線、數字及隱性主語標記為本文作者添加）：

- (54) 一丈青大娘 1 站在籬笆外的傘柳蔭下  $\Phi$ 1 放鴨子， $\Phi$ 1 一見幾個織夫 2 赤身露體， $\Phi$ 2 只繫著一條圍腰，褲子捲起來盤在頭上， $\Phi$ 1 便斷喝一聲：「 $\Phi$ 2 站住！」（劉紹棠《蒲柳人家》）

$\Phi$ 1 指代一丈青大娘， $\Phi$ 2 指代織夫。胡壯麟指出零式指稱是漢語的一種銜接手段。例 (54) 來自小說，話語特征主要是敘事性的，記錄了從第三人稱角度看到的事件，所以這種零式指稱自然是第三人稱視角。

例子 (54) 這種第三人稱視角的零指稱所形成的銜接，與上面第 1 節所說例子 (2) 的隱性主語都屬於敘事性話語，與本文討論有所不同。本文所說隱性主語雖然也有像例子 (32)-(34) 這樣指稱第三人稱的情況，但我們關注對話中的隱性主語，主要涉及說話者和受話者。因此，隱性主語主要指代第一或第二人稱，或兩者皆包括在內。例如下列句子 (55) 的隱性主語「我」或是 (56) 的隱性主語「我們」產生銜接：

- (55) 爸爸  $\Phi$  虧欠很多， $\Phi$  都沒有辦法照顧到他。  
 (56) 歷史的錯誤  $\Phi$  可以原諒，但是  $\Phi$  不能忘記。

例子 (55) 的「爸爸」是所談論的話題，後面述位所提及的「虧欠」以及「照顧」等，都是指說話者自己。例子 (56) 的「歷史的錯誤」是所談論的話題，後面述位所提及的「原諒」以及「忘記」等，都是指包含說話者的「我們」。

不只如此，像下面例子 (57) - (58) 即使只有一個語詞「感覺」或「才記得」，也有個隱性主語「我」。

- (57) 父親 i 跑船，所以他 i  $\Phi$ j 感覺回來的時候總是在休息。  
 (58) 你 i 真是有效率， $\Phi$ j 才記得  $\Phi$ i 剛來臺灣玩， $\Phi$ i 回越南後就忙著工作啦。

例子 (57) 中第一個小句「父親跑船」的「父親」與第二小句「他回來的時候總是在休息」的「他」產生銜接。其語詞「感覺」插入說話者的視角，仍然有個隱性主語。例子 (58) 也是一樣，語詞「才記得」插入說話者的視角，仍然有個隱性主語。

再者，隱性主語「我」也可以與顯性主語「我」產生銜接。如下面例子 (59-60)：

(59) 兩位  $\Phi$ i 可能要偏勞了, 我 i 在趕件呢。

(60) 他跟我 i 分開之後,  $\Phi$ i 都常常睡不好。

例子 (59) 前面小句的「偏勞」使用隱性主語, 指稱說話者「我」, 與後面的顯性主語「我」產生銜接。例子 (60) 第二句的隱性主語也與前面的顯性指稱「我」產生銜接。

此外, 使用隱性主語還可以讓第三人稱產生銜接。如下面例子:

(61) 她嗓門蠻大的, 她  $\Phi$  習慣就好。

(62) 他  $\Phi$  一禱告, 他就開始安靜。

例子 (61) - (62) 是讓第三人稱產生顯性的重複銜接, 例子 (61) 第二個小句「習慣就好」的主語不是指「她」, 而是指說話者「我」, 或者包含受話者在內的「我們」。後面使用隱性主語讓兩個小句以重複「她」來產生銜接。例子 (62) 也是一樣。前面使用隱性主語讓兩個小句的表人指稱「他」產生重複銜接。兩個例子形成對照, 隱性主語一個在後、一個在前。

## 5. 結語

本文從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視角探討漢語小句中常見的隱性主語問題。概念功能上, 隱性主語結構表現的是主動語態, 主要存在於對話中; 人際功能上, 儘管主語隱沒, 仍可作為小句協商的核心; 謀篇功能上, 隱性主語促使可知信息主位化, 體現銜接關係。漢語是隱性成分發達的語言, 本文所討論漢語隱性主語的結構與功能, 有助於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 對漢語隱性主語有進一步的掌握與學習成效。

## 注釋

1. 「 $\Phi$ 」表示隱性成分, 我們稱這個隱性成分「 $\Phi$ 」為「隱性主語」。下同。
2. 本文除了既有文獻之外, 例句大多來自台灣電視台戲劇或訪談節目的對話片段, 以及一小部分私人生活對話及通信內容; 部份例句引自徐富美 (2013、2017、2018) 等。不一一註明出處。

## 參考文獻

- Chafe, W. L.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P. (1996).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s of structural topics and relativiz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3), 389–406. [https://doi.org/10.1016/0378-2166\(95\)00042-9](https://doi.org/10.1016/0378-2166(95)00042-9)
- Erteschik-Shir, N. (2007).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and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gman.
- Halliday, M. A. K. and Hasan, R.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antic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and Matthiessen, C. M. I. M. (2014).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sup>th</sup> ed.). Routledge.

- Halliday, M. A. K. and McDonald, E. (2004). Metafunctional profile of the grammar of Chinese. In A. Caffarel, J. R. Martin and C. M. I. M. Matthiessen (Eds.), *Language typology: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pp. 305–396).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 J. and Traugott, E. C.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 T. J.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4), 531–574.
- Huang, C. T. J. (1989). Pro-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theory. In O. Jaeggli and K. Safir (Eds.),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pp. 185–214). Kluwer.
- Li, C. N. and Thompson, S. 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pp. 457–489). Academic Press.
- Li, C. N. and Thompson, S. A. (1979). Third-person pronouns and zero-anaphora in Chinese discourse. In T. Givón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12: Discourse and syntax* (pp. 311–335). Academic Press.
- Martin, J. R. (1992).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John Benjamins.
- Martin, J. R., Matthiessen, C. M. I. M. and Painter, C. (2010). *Deploying functional grammar*. Commercial Press.
- Traugott, E. C.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R. Hicky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pp. 124–13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王武興 (2003) 《英漢語言對比與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 沈陽 (1994) 《現代漢語空語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
- 胡壯麟 (1994) 《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李戰子 (2005) 《系統功能語言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 徐富美 (2007) 古代漢語介詞‘與’後賓語省略的語篇詮釋——兼評董秀芳〈古漢語中介賓位置上的零形回指及其演變〉，《漢學研究》，25 (2)：365–389。
- 徐富美 (2011) 以銜接策略提升臺灣大學生對古文非同指零形指稱的辨識能力，黃國文主編《功能語言學與語篇分析研究》(第三輯)，高等教育出版社。
- 徐富美 (2013) 現代漢語的隱性‘我者’句式，《中國語文法研究》，2：66–81。
- 徐富美 (2014) 台灣客語句式的‘我者’視角，藍玉英主編《客家方言研究新論——客語第十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黃山書社。
- 徐富美 (2016) 台灣客語‘VC來’與‘V分但C’句式的‘我者’視角，《清華學報》46 (1)：161–199。
- 徐富美 (2017) 《從語篇看古漢語隱性成分功能——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為角度》，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徐富美 (2018) 從漢語‘我者’視角看《論語》一則例句的歧義解讀，《漢學研究》，36 (1)：1–26。
- 徐富美、蔡英俊 (2012) 時制語言和位制語言在敘述結構及句子認知概念上的對比差異——以關係小句與被動句的英漢語篇翻譯為例，黃國文主編《功能語言學與語篇分析研究》(第四輯)，高等教育出版社。
- 曹逢甫 (2005) 《漢語的句子與子句結構 (王靜譯)》，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曹逢甫 (1995) 《主題在漢語中的功能研究——邁向語段分析的第一步 (謝天蔚譯)》，語文出版社。
- 陳平 (1987) 漢語零形回指的話語分析，《中國語文》，5：363–378。
- 彭宣維 (2007) 試論主語及主語結構的概念形式特徵，《外語與外語教學》，3：8–11。
- 彭宣維 (2016) 從系統功能語言學擴展模式談漢語的主語和主語結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126–132。

龍日金、彭宣維 (2012) 《現代漢語及物性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龔千炎 (1980) 現代漢語裏的受事主語句，《中國語文》，5：335-344。

投稿：2021年11月12日；接受：2022年10月10日；出版：2022年12月30日

## 作者簡介

徐富美，臺灣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越南華人、臺灣語文及古漢語語法等。代表性成果有〈越南「艾族」與「華族中的艾人」〉、〈台灣客語「VC來」與「V分佢C」句式的「我者」視角〉、〈從漢語「我者」視角看《論語》一則例句的歧義解讀〉等。

王品，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馬丁適用語言學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功能語言學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系統功能語言學、功能語言類型學，重點關注漢語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系統功能語法描寫。

##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Implicit Subjects in Chinese

**Fu-mei Hsu**

Yuan Ze University, Taiwan

**Pin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 Abstract

Implicit subjects are commonly used in Chinese, including Modern Chinese, Old Chinese and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implicit subjects i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ith special focus on Modern Chinese. It addresses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implicit subjects and their ideational, interpersonal and textual functions. The 'subject' in question does not refer to the function in the system of MOOD, but a general linguistic concept.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ideationally, the reference of an implicit subject is the agent of the clause, which can be either first person, second person or third person; interpersonally, an implicit subject opens up dialogic space between speaker and addressee; and textually, an implicit subject realises cohesion by thematising available information. Making explicit th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implicit subjects in Chinese can be expected to facilitate Chinese learning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 Keywords

Implicit subject, Chinese, structure, functi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u-mei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Taiwan. Her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Chinese in Vietnam,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Old Chinese grammar. Her representative papers include: *Ngai People between Ethnic Ngai and Ethnic Hoa in Vietnam*, *The 'Self' Perspective of 'VC lai'* and *'V pun ki C' Constructions in Taiwan Hakk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ity in One of Confucian Analects from We-Perspective*, etc.

**Pi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Martin Centre for Applicable Linguistics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unctional language typology, with special focus on systemic functional of Chines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